

双 镇 记

许通元 著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

云里风主编

兴安文丛(第二辑) 09

双镇记

许通元 著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

联合出版

大将出版品第 228 种
兴安文丛（第二辑） 09

双镇记

作者：许通元
文丛主编：云里风
主编：徐婉君
编辑：刘艺婉
助编：苏淑萍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出版：雪隆兴安会馆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No. 13 & 15, Jalan Thambapillai, Brickfields,
50470 K. L., Malaysia.

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4, Jalan Panggong, 50000 K. L., Malaysia.
Tel: 03-20266288 Fax: 03-20266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Website: www.mentor.com.my

印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刷：2005年5月15日
定价：RM 20.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3098-39-8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Kho, Tong Guan, 1972-

[Shuang zhen ji]

双镇记／许通元著

（兴安文丛第二辑：09）

ISBN 983-3098-39-8

1. Short stories, Malaysia (Chinese). 2. Chinese fiction--
Malaysia. 3. Malaysian fiction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Xing an wen cong di er ji ; 09

895.13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总序

◎ 云里风

“兴安文丛”第一辑的六部作品，在热心同乡的赞助和大将出版社的支持下，于2004年5月间如期出版，它无疑地是马华文学界的空谷足音，声浪虽然不高，但却清晰可闻。为了配合这项盛举，本会再接再厉，于2004年11月14日举办了首届“兴安文学营”，恭请第一辑文丛中的四位作者（张弓、小黑、朵拉及周锦聪）莅临现身说法，讲述散文、小说、诗歌及文学创作的课题，参加之学员近百名，其中多数为年青人，情况令人鼓舞。

无可讳言，马华文学经过数十年来的努力奋斗，虽已渐入佳境，但尚面临许多困难，如想蓬勃发展，单靠文学团体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华团必须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积极协助，举办马华文学节的意义，即在乎此。本会近二十年来秉承创会的宗旨，积极推展各项健康活动，尤其在文教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其中如出版“兴安文丛”，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和兴安文学营，都和推展马华文学息息相关，而且立竿见影，效果卓著，所以本会决定将其列为常年的重点活动，决不中断。

现在，第二辑“兴安文丛”的征稿工作已经完成，评委会从八位应征者的十部作品中，选出其中六部（马峇、

朵拉、许通元的小说和年红、冰谷、菲尔的散文），于2005年3月至6月间出版，第二届兴安文学营则定在2005年11月学校假期中举行。我希望这两项活动能和孝亲敬老征文赛一样，在马华文坛荡漾起阵阵涟漪，给马华作家们产生激励的作用，并为马华文学界增添一些风采。

2005年1月10日

第一辑总序

◎ 云里风

雪隆兴安会馆是一个乡会组织，其祖籍地兴安又名兴化，地处福建闽中，包括莆田和仙游两县，现在合称为莆田市，自古以来，享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如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郑樵、文学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和书法家蔡襄，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在科举时代，先后出了十多位状元，两千多名进士，也有好几位宰相。远者姑且不说，近代兴安人在各领域也有优越的成就，中国当代科学院及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十一位是兴安人，兴安籍的专家教授达六千多名，在文学界尤为特出，著名的散文家郭风老先生、福建省文联主席许怀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兼福建省文联副主席陈章武、福建省作协秘书长朱谷忠、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这几位福建省文学界的最高领导都是兴安人。近几年来，兴安籍的作家已由原先的三十多名增加到两百多名，他们在文学的园地里努力耕耘，创作了不少在全国比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充分地表现出“文献名邦好儿女”的才华。

马来西亚的兴安人虽然不多，但也不会很少，全国有三十三三个兴安同乡会，平素继承“文献名邦”的优良传统，

各自展开多采多姿的活动。雪隆兴安会馆位于我国首都，人文荟萃，创办以来，已六十九载，目前拥有会员一千八百多名，规模之大，在我国兴安乡会中允称第一，历届理事们精诚合作，会员同乡们鼎力支持，会务因而蒸蒸日上。本人忝为兴安的一分子，前年5月蒙同乡们厚爱，当选为主席之职，上任之后，即拟订发展大计，希望能通过各种文教活动，把“文献名邦”的精神发扬光大，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项：

（一）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这是本会常年重点活动，由本会名誉会长庄玉霖局绅赞助经费，目的在于鼓励兴安同乡及马华作家努力创作，并藉此推展“孝亲敬老”活动，此项征文赛获得写作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反应良好。

（二）设立“兴安图书馆”——为了培养同乡的阅读风气，本会在去年初设立了“兴安图书馆”，6月间恭请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黄燕燕乡贤主持开幕。此图书馆拥有藏书一万两千余册，采用电脑系统管理，深获文教界人士之赞赏。

（三）出版“兴安文丛”——为了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以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本会决定由今年起出版“兴安文丛”，预计每年出版一辑。

窃维乡会之设，除联络乡谊外，必须发挥组织的功能，积极举办各种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以嘉惠会员，造福社会，尤其是文化活动，更应重视。语云：“文化乃民

族之灵魂，而文学系文化的精华。”本人有鉴于此，早在十年前担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时，即开始为该会主编“马华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五辑，共五十八部，为马华文学界竖下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也为我兴安同乡会赢得了不少掌声。2001年本人引退让贤，此文丛因经费问题而告中断，深为可惜。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就任雪隆兴安会馆主席后，曾下定决心，要使“马华文丛”复活，于是采取移花接木之计，把原先在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的工作，移到雪隆兴安会馆来，并定名为“兴安文丛”，于去年6月间开始征稿，至8月底截止，共收到申请作品九部，经编委会慎重评审后，录取其中的六部，编为第一辑，交由大将出版社出版。

在此我要向热心赞助出版经费之乡贤致由衷的谢意，更要感谢大将出版社的合作，愿意接受文丛的出版和发行。深望“兴安文丛”能引起马华作家们的重视和支持，俾今后每年顺利地出版下去，以期为马华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2004年1月10日

奇思丽想的世界

◎ 陈慧桦

台湾世新大学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

许通元的文字很奇特，更奇特的应是他的奇思丽想（fantasying）所烘托出来的世界。任何稍对现当代的文坛艺坛有所涉猎的读者一定可以在其中读出许许多多（甚至互不相联的）东西来，例如马奎斯的魔幻写实、福克纳的美国南方市镇、莫言甚至韩少功对色彩与梦境的迷恋、哈利波特的梦幻稚想、酷儿理论的实践、不同族群的互动、超级“废”拟想克隆出可以随意进出梦境与现实生活的人类（此为科幻小说）……所有这种种俱已告诉我们：许通元是有雄心壮志的，他的人物既写实又可以随意变形；他不仅已经写出了成果来（得过好几个文学大奖），而且不断在尝试新手法，俾使我们相信他是一位值得期许而且有胆力的小说家。至于他文字世界中富有抒情味和意象思维等等，那应是他作为诗人所带给其小说很自然的副产品而已。

在我陆续指出许许多多可能“根源”之后，我必须立即加以补充说，所有这些（以及未经指出的）特色应只是他的互文根源点而已，真正重要的是他经由这些互文所熔铸出来的两个世界（古晋三百公里远的砂拉卓和新山附近的士古来）中的人物与事件，而他（虚构／实构）再现出来的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市镇可是经由这些人物（与事件）所盘据着而突显出来。作为一个学院派和搞理论的读者，很自然地，我就在盘桓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氤氲中抽绎出暴力、变形和性欲这几个组构质素（constituent elements 或 fundamentals）来。

相对而言，许通元的砂拉卓镇充斥着较多的暴力和原欲，亦即作者在自序中所谓的记忆中更多绮丽与丑陋的东西，然而士古来也许由于毗邻大学城，其中所盘旋笼罩着的可是较多的原欲、科幻与变形。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许通元为了巧妙地把这几个原型意象或主题成功地展现出来，其布局一般都绷得奇紧，紧得叫读者进不过气来。

具体而言，属于砂拉卓镇的第一篇〈锢〉和纳入士古来的第二篇小说〈数梦〉可为代表。先谈谈〈锢〉这一篇，作者在此篇虽然采用全知叙事观点，可在故事展开之后，知觉中心却从劳麟与其太太宁雨屡次转移，先从他俩处转到其独生女儿小米（及异族男友迈克），之后，再转到其外祖父老劳与秀美，然后我们才骤然发觉，小米的反叛性格和猥亵，劳麟的孤僻性格都其来有自——老劳的背叛，然后我们即切入到这篇小说中的“灵魂人物”、亦即邪恶中心秀美身上——一位邪恶可又冷静得直叫读者颤栗的女主角。她既计杀背叛她的养女阿蓝（劳麟之生母）亦买凶碾死其儿子（劳虎）之第二任太太阿卿。作者在刻画这么一位冷静与邪恶的女主角的下场时，他既铺陈其内心的冷寂，亦征用了魔幻写实常常倚重的变形来突显其身心之枯竭：

秀美静听宁雨颤抖的哭调后，蓦然觉得背后刮起一阵冷飕飕的风，旋转头颅往后瞧时，神台上蓦然纷飞起凌乱、散解的蟑螂尸骸。深褐色透明的羽翼、长倒刺的瘦脚、蜕化后一节节两侧长着气孔的腹部外壳扑面飞来。金身佛像霹啪响地剥脱一层层的金皮。秀美嗅闻老鼠死尸恶臭气味时，感觉周身皮肤干瘪瘪的。借助烛光的照射下，她的手缓缓趋近老花眼镜前端详。宁雨惊叫得似迎面飞来一整群黑压压的蝙蝠。秀美细幼的肌肤自表皮上剥落。“啊，蛇皮！蛇皮！”宁雨慌张的呼嚷声导致女仆人探头忙问发生什么事。惨青澹白的秀美，手指尖捏抓褪脱的皮，皱纹黑斑侵袭的表皮显露。她怒指着宁雨和仆人粗暴狂嚷：出去！你们给我出去！

她昏晕于佛堂内时，划着六条细腿的蚂蚁也没察觉。

运用佛像金皮剥落来带动秀美（人工）肌肤之蜕脱虽说强烈了一些，可作者企欲达致之惊栗效果显然是达到了。这种拟喻系以蒙太奇之并置技巧来获致，再加上蟑螂尸骸、鼠尸和恶臭等卑屑物的增援，作者企图把秀美描绘成一个永恒的邪恶象征至此已昭然若揭。我的感觉是，作者应该是把他汲取自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聊斋》和卡夫卡等处的艺术技巧做了一个极为精致的科幻式组合。至于秀美之“昏晕”是否已暗示她之消逝，作者在此抛给读者的乃是无限的想像空间。

无独有偶，通元的〈数梦〉（2002）不仅沿用了〈锢〉（1998）（以及此处未及讨论的〈窥〉[2000]）中的变形与欲

望，而且由于作为背景的士古来这个市镇不像砂拉卓那样，既濒临雨林长屋且又充斥着原始土著，这里的人民由于平日浸濡在大学城的氛围里，这显然给作家提供了不同的滋养土壤与想像空间。简扼而言，〈数梦〉杂糅了奇幻与科幻，“我”跟在街角瞥见的那个“小孩”其实同为一入。由于“我”跟研究基因工程的超级“废”为好友，自然就幻想已拥有超级“废”所欲克隆成功的科技怪人那种可自由进出现实与梦境的超“酷”能力。在“我”所可自由进出的半梦半醒的境界／世界之中，鼠尸、鼠血和恶臭、蛆虫这些卑屑物已非最叫人惊骇恶心的东西了，最叫人消受不了的应是像安娣用鼠血拌搅煎炒三峇辣椒酱肉、外公用嘴咬断老鼠的头以及外公强迫“我”吃老鼠腿肉等这些情景。总而言之，〈数梦〉应是近年来马华文学集科幻与奇幻于一炉难得一见之杰作。

拙序行文至此，只探讨了《双镇记》有关砂拉卓的首篇小说〈锢〉和涉及士古来的第二篇〈数梦〉里所包孕的暴力与变形。作者用以演义这两个主题的人物如秀美、阿卿和劳虎、“我”和安娣等不是受原欲之折磨而成为扭曲，就是“浸淫”在臭气和令人呕恶的卑屑物之间。毫无疑问地，原欲本是这些人物的驱逐力量，呕恶和卑屑物可却是他们怪诞世界里的附属物／品。

拙文开头即指出，许通元的文字奇特，我的意思是指他文字严密兼诗意化，严密当然是好事，说明他行文注意逻辑结构，俾能把叙事推展得有条不紊，读者阅读时可千

万不能掉以轻心。有一两个时候，我甚至发觉他似乎采用诗歌创作时惯用的跳跃兼省略手法。例如，“阿卿改口的称呼，秀美[听了]眉毛文风不动……。秀美若无其事，[诵读]经文的速度以及声量如常。”像这样的两个句子，通元可能惯于采用蒙太奇的并置手法而把“听了”以及“诵读”都省略了。另一方面，他惯用句法并排及对比，尤其是声音、色彩等的并列、对比，用以增强读者的阅读印象。例如，劳虎在被父亲老劳误捅中腰部后，“他听到玻璃碎裂的声响格外刺耳……。腰部的鲜血似蛇吐着红信般丝丝哀鸣，又如同在火炉里的熔铁。”在这里，玻璃的碎裂声与蛇吐着红信的丝丝响并置，鲜血、蛇信与火红的熔铁层叠增强，然后就是这两个句子所迸发出来的节奏以及所烘托出的意象丛，像这样经由文字所营构出来的总体效果绝对达到了抒情小说的境界。

阅读然后诠释许通元的小说可不是轻松的一件事，然而收获一定不少。我上头虽只约略探讨了《双镇记》里极有代表性的两个短篇，可这已让我意识到，它们尚存有好几个层面值得吾人深入去挖发。此外属于砂拉卓镇的〈窥〉和士古来的〈陌生地带〉这两个文本同样蕴藏了非常丰富的金矿，读者如愿意对其中所包孕的窥伺、同性恋、偷情和谋杀等这些所谓另类情怀加以开拓，其收获肯定会很亮丽。是为序。

小市镇的说故事的人： 关于小说的思索

◎ 张锦忠

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一

按照卞雅民（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上一个世纪 30 年代的说法，说故事的人已是个遥远的、渐行渐远的形象，因为外在（机械复制时代、叙事形式、传媒类型）内在（心灵世界）的遽变，人们沟通经验的能力日减，经验的价值几乎已贬到谷底。史诗的智慧没落，口传说书传统不再，小说叙事乃局限说故事的人的话语或文本空间。卞雅民强调口传说书传统的口语风格，并不表示他反小说。从史诗到说故事到小说，小说家在孤独封闭的（布尔乔亚）个人世界书写——这其实还是尼可拉·列斯柯夫（Nikolai Leskov）所说的手工艺。卞雅民与列斯柯夫，或梵乐希（Paul Valéry）所说的手工艺人工作投入，十分敬业，但是今天的小说家连故事也缩短了，故世有所谓短篇小说者——或连短篇小说也缩短成极短篇／小小说了，这也还是外在内在遽变的关系。

卞雅民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有点像时不时浮现的文学已死、小说已亡的讲法，不过他推想得更深更远。死亡是自然史的一部分，是小说所叙之事，是永恒的一种形态，也启人深思生命的意义。说故事没有死，只是渐行渐远，就像灵韵渐逝，最后当然还是死亡。故事的沦丧使人思索故事的生命意义。同样的，在今天看来，莫非小说果真已死，只留下小说的记忆，当代小说家所书写者，无非是小说历史的记忆拼图——现代主义小说之后的小说大可作如是观。

舍荷拉萨（Schéhérazade）、到坎特伯里朝圣的香客、避疫佛罗伦斯城外的男女、农夫、水手都是说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在路上、宫廷、市场、客栈、茶馆说故事。小说家在一个孤独封闭的（布尔乔亚）个人世界书写，这个（孤独封闭的）世界即小说的空间。说故事的空间也渐行渐远，成为遥远的、淡出的背景。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现代小说家是城市漫游者，在城市的空间穿梭晃荡，感受现代性，然后回到孤独封闭的个人世界书写，仿佛城市才是彰显遥远的空间与遥远的时间的场域。城市当然也有日常生活，但是人情冷淡，人际关系疏离，可沟通经验鲜少——只剩下身体与身体，身体与物质，身体与金钱，或焦虑与忧郁。

那么小镇呢？小镇是城市的前身，是说故事与小说的间际空间，说故事与小说书写在那里相互渗透。

二

小镇故事多。许通元的《双镇记》写的就是小镇的故事。这两个小镇，对作者来说是有分别的。一个是成长岁月的东马小镇（砂拉卓），一个是青年生活的半岛南马市镇（士古来）。凡是生活过的地方，周遭的人事物必有可感触者，随着地方感性滋生，小说作者写也写不完。但是对小说而言，两个小镇并没多大差别，即使有，许通元也没有点出两者之间的差致（nuance）。换句话说，许通元写的是小镇的“故事”，而非“小镇”的故事，两者的聚焦不同。苏童的香椿树街故事集，例如《哭泣的耳朵》，即小镇的“故事”。威廉·佛克纳的〈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是“小镇”的故事，小说中说故事的人是“我们全镇的人”（“our whole town”）。马奎斯的《百年孤寂》则是“大镇”麦康多的故事。《双镇记》有下雨的小镇里的死亡、情欲与复仇故事，有窥探刻画同志情欲的故事，有三代之间的恩怨情仇，有男孩成长之后回顾当年的欲望陌生地带，有梦言巫语，有异族他者的再现。许通元的做法是，放弃（或抗拒）做说故事的人，很用心地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双镇记》诸多好故事素材，在说故事之前已被写成小说。

这就是我认为的当前马华小说的问题所在——台湾小说也差不多。小镇故事多，但是小市镇的知识分子（来自砂拉越的许通元），大多没有做说故事的人先于做小说家的认知。说故事的人以经验养艺，其职务是说个好听的故事。

事。小说家多以技艺呈现题旨（年轻时，我们没有很多经验，写起小说来只好卖弄技艺，以太多的比喻形容解释去修饰事件），技艺或有可观之处，但听众／读者不觉得亲近，因为他们无艺可耍。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多卞雅民所说“深具故事精神”的小说作者，例如列斯柯夫，或托尔斯泰，或史蒂文生，或马奎斯，甚至司马中原；他们以活生生的话语，而非文学的言辞跟读者沟通。年少时读史蒂文生与司马中原，日后读托尔斯泰短篇与马奎斯，尤其是马奎斯，真是难以释卷，就因为他们说故事说得格外引人入胜。

卞雅民的〈说故事的人〉提到古希腊人希罗多德斯（Herodotus）的《史记》（*Histories*）里头一则故事：埃及王普山门尼德斯战败被俘，波斯王坎比色斯存心羞辱他，要他在路旁观看凯旋归来的波斯队伍。普山门尼德斯看到女儿被贬为佣，被令持瓶到井边取水。埃及人看了齐声哀叹，他却无动于衷，低头望地。接着他在俘虏行列中看到儿子被拉去行刑，仍然不动声色。后来看到一位老仆也在俘虏当中，普山门尼德斯顿时大感悲恸，举拳击头不已。卞雅民认为希罗多德斯是第一个说故事的希腊人。他引述蒙田的问题：为什么埃及王要等到看见老仆时才悲伤哀叹？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罗多德斯自己没有多加解释。当然这也是说明何谓叙事张力的例子。今日小说家多半聚焦于没落贵族的哀矜，不会写到老仆的故事精彩紧要处。